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 著

张明澍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人民出版社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公 民 文 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著
西德尼·维巴
张明澍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人民出版社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美)
阿尔蒙德、维巴著;张明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ISBN 978-7-100-10276-6

I. ①公… II. ①阿…②维…③张… III. ①比
较政治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057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当代政治理论译丛

公 民 文 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美〕 西德尼·维巴 著

张明澍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276-6

2014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35.00 元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Copyright © 1989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Copyright © 1965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Inc.)

Copyright © 196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3 by Commercial Press

(Shang Wu Yin Shu Guan)

本书根据美国贤哲出版集团 1989 年版译出

前 言

《公民文化》新版的平装本，是在第一版问世将近 25 年以后出版的。这期间，本书的第一版重印了 14 次。同时，还再版了《公民文化（修订本）》，新版增加了到 1980 年为止的新资料，并且对本书所引起的争议加以讨论。在政治理论中，关于公民文化的争论一直都有一席之地。这一事实说明，本书不断重印以满足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需求，是有道理的。

《公民文化》这本书不仅被普遍认为是比较政治领域中一项奠基性的研究，是对民主理论的一大贡献，而且，它还因为肯定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对民主有稳定作用而受到赞扬。在这方面，考虑到该研究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构思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调查则是从 1959 年到 1960 年进行的。当时的民主化历史对该书概念的形成非常重要。作者回顾了 20 世纪 3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历史经验，民主制度的崩溃、政策失败，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点的法西斯扩张和这一系列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同时，作者也考察了战后欧洲大陆国家民主制度的稳定性问题，以及刚获得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和现代化问题。

研究显示，欧洲大陆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都不只是建立或者引进普选制和保障人民统治的政治机构。从过去几十年民主的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呢？对于民主化过程以及保障稳定的民主

2 公民文化

制度来说,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外,一种微妙而复杂的价值、态度,以及技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正是《公民文化》这本书研究的主题。

《公民文化》所信守的传统古老而又辉煌。它可以被描述为民主理论传统“之后的黎明”。这个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探讨雅典民主和希腊城邦制度的衰亡。希腊奴隶波利比奥斯(Polybius)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的混乱时代,试图将这些教训传达给他的罗马主人。这个传统也反映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身处混乱的美第奇时代(Medicean)与佛罗伦萨(Florence)共和国的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心境。麦迪逊(Madison)和汉密尔顿(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对早期州政府失败的反省,也属于这种冷静的民主传统,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古代政权》*Ancien Regime*一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失败和悲剧的思索也是如此。尽管密尔(John Stuart Mill)常被归入民主理论的乐观派,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考虑到了多数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巴奇哈特(Walter Bagehot)在探索英国宪法的奥秘时,无疑也考虑了19世纪欧洲大陆国家形形色色的民主经验。

在我们这个时代,上述传统也反映了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赫林(Pendleton Herring)、基伊(V. O. Key)、杜鲁门(David Truman)、达尔(Robert Dahl)、李普塞(S. M. Lipset)、萨托里(Giovanni Sartori),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法,他们在青年时代目睹了欧洲民主制度的崩溃,而他们的生活与文化都变得更加野蛮,他们甚至还参与了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如此发人深省的历史背景,以及试图设计和确保一种社会和政治结构——这种

结构使民主政府得以保护自由,培育正义和秩序——的一再努力,却在动乱的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变得有点含糊不清了。

对民众冷漠心理的肯定之所以成为《公民文化》这本书的特点,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也扩展到学术圈子里,即不重视民主政府的实际决策和运行方面。这种心态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制度需要民众参与,但是民选的领导人要进行统治,而统治则需要义务、耐心以及信任。《公民文化》所肯定的,正是这种积极参与和其他重要因素之间必要的结合。 vi

本书所进行的公民文化研究并没有掩饰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的不足之处。第一版“序言”中如下的一段话反映了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结论不应该引导读者对……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感到自满。只要这两个国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未能充分参与政治,未能参与到社会的改良和进步之中,民主就仍是未竟的事业……”至于对第三世界前景率直而乐观的预见,请读者参阅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 vii

目 录

第1章 政治文化的一种研究方法	1
公民文化	5
政治文化的类型	11
次级政治文化	27
公民文化：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	30
微观政治学和宏观政治学：政治文化是二者的联结点	31
本研究所包括的国家	36
五个国家的调查	41
调查资料和政治系统	42
第2章 政治认知的模式	47
政府的影响	48
政治意识	55
掌握信息和有自己的看法	60
第3章 对政府和政治的感情	66
体系感情：国家自豪感	67
输出感情：预期政府和警察怎样对待自己	71
政治沟通	81
第4章 党派立场	88
政党支持者的形象	89

2 公民文化

对政党的心理距离:党内和跨越政党界限的婚姻·····	98
从社区到政治体的感情流·····	109
党派立场的类型·····	118
第5章 参与的义务·····	121
什么是好公民·····	124
各国地方政府的不同特点·····	125
各国在公民义务感方面的差异·····	130
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	138
第6章 公民能力意识·····	141
主观能力的比较·····	146
影响的策略·····	151
全国性能力·····	164
社会团体和主观能力·····	165
第7章 公民能力和臣民能力·····	174
行政能力意识·····	175
公民能力和臣民能力·····	177
第8章 能力、参与和政治忠诚·····	192
能力与民主的价值观·····	208
结论:有自信的公民·····	210
第9章 社会关系与公民合作·····	212
休闲时间和社交性·····	213
重视外向型性格特征·····	215
安全感和回应性·····	216
社会态度与政治合作·····	219
公民合作与沟通的自由·····	225

公民合作与社会价值观·····	227
公民合作与对他人的信任·····	230
党派观念的强烈程度以及政治体和社会的一致性·····	235
结论·····	242
第 10 章 组织成员身份和公民能力 ·····	248
志愿社团成员身份的不同情况·····	250
组织成员身份与政治能力·····	256
第 11 章 政治社会化与公民能力 ·····	269
政治社会化理论·····	269
早期的决策参与·····	277
社会参与和公民能力·····	286
结论·····	300
第 12 章 各个国家和群体政治文化的特点 ·····	308
不同国家的情况·····	309
教育和政治文化·····	316
女性和政治取向·····	325
人口统计学上的其他发现·····	336
第 13 章 公民文化与稳定的民主制 ·····	338
规范、感觉和行动 ·····	345
感情的控制·····	355
共识与分歧·····	358
政治文化与稳定的民主制度·····	362
公民文化的来源·····	367
公民文化的前景·····	371
索引 ·····	376

第1章 政治文化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是一项对民主的政治文化以及维系这种文化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研究。人类理性和自由必胜，这一启蒙时代的信念在最近几十年中已经两次被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在西方引起了对民主必然性的严重怀疑。我们还不肯肯定欧洲大陆国家能够发现一种稳定的形式，使民主过程能够适应他们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我们更不敢奢望他们能够共同发现一种适应整个欧洲的民主制度。

这些怀疑还没有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种事件又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民主的前途问题。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国家激增”，以及从前被统治和被孤立的民族要求进入现代世界而产生的几乎是全球性的压力，将这个很特别的政治问题，置于未来世界文化的特色这样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文化变革在世界历史中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三四百年前西方社会探索启蒙和征服自然的动力，现在已遍及全世界，它的发展节奏从几个世纪变成几十年。

这个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有哪些内容，将是今后几十年间公共政策的中心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答案，而且，运用关于文化传播的知识，我们还有可能预见答案的其他部分。^①

^① 林顿(Ralph Linton)，《人之研究概论》*The Study of Man: An Introduction*，纽约，1936年，第324—346页。

2 公民文化

物质的东西以及它们的生产方式传播起来似乎困难最小,显然,西方文化的这些方面,随着作为它们物质基础的技术,传播得很快。因为经济现代化和国家的统一需要在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反过来又要求征税、调节、行政管理,所以有效的行政体制相对来说也容易传播。有效的行政体制的概念与合理技术的概念有许多共同之处。派伊(Lucian Pye)认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组织的技术。^② 在合理性与权威性相结合这一点上,它与工程和技术是共同的。工程学是将合理性与权威性运用于物质实体,现代社会组织则将其运用于人和社会组织。虽然非西方世界还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工业技术和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但它们希望得到这些东西,并且对它有一定的了解,这是毋庸置疑的。

就正在出现的世界文化的内容而言,成其为问题的是它的政治特征。虽然整个世界在追求技术和组织的合理性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政治方面变化的方向却不甚明朗。不过这个新的世界政治文化有一点是可以看出的:它将是参与的政治文化。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一场政治变革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参与爆炸”(participation explosion)。在所有新兴国家,政治跟普通
2 人有关系的观念——就是说他必须参与到政治体系之中——在广泛流传。曾经置身政治之外的许多民众团体正在要求进入政治体系。对此目标不表赞同的政治精英为数寥寥。

^② 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现代化概念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1961年11月。

虽然这个正在到来的世界政治文化主流看起来是参与爆炸，但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则难以确定。新兴国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参与模式，即民主的和极权的（totalitarian）。民主国家给普通人提供机会，使他们作为有影响力的公民参加政治决策过程，而极权国家提供给公民的却是“臣民式参与”的角色。^③ 两种模式对新兴国家都有吸引力。哪一种会占上风——如果没有出现二者某种程度的融合的话，却难以逆料。

如果这些新兴国家要发展的是参与制国家的民主模式，他们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正式的民主制度，如普选、政党以及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如果从形式而不是功能上看，这些实际上也是极权制参与模式的一部分。一个参与型政治体系的民主形式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是，向新兴国家传播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却遇到严重的困难。这里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跟民主文化本身的性质有关。个人自由与尊严，政府需要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这些伟大的民主思想激动人心，它们吸引了许多新兴国家，以及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古老国家的领导人的想象力。但是民主政体和它的公民文化的活的原则——政治精英的决策方式，他们的行为规范和态度，以及普通公民的行为规范和态度，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自己同胞的关系——则是更微妙的文化³因素。他们是性质比较松散的信仰体系和人际关系规范。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传播起来很困难，并且会在传播过程中

^③ 巴洪(Frederic C. Barghoorn)，“苏联政治文化”“Soviet Political Culture”。这是一篇为1962年夏季政治文化讲座准备的论文。该讲座由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发起。

发生质的变化。

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才刚刚开始有系统地归纳民主政体运行的特征。为民主政权服务的合理行政制度,其理论和实践还不足一个世纪。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就对是否能够建立一种中立的行政制度产生怀疑,这样的怀疑在今日的欧洲大陆已经很普遍。民主政体复杂的基础结构——如政党、利益团体、大众传播媒体的理解,以及对这些因素的内在机制、运行规范、社会心理条件的领悟,西方也是现在才开始的。所以,传达给新兴国家精英分子的民主政体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是不完整的,而且还过分强调了它的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的一面。我们必须知道,民主是一个有关态度和感情的问题,而这方面就比较难以了解了。

民主制度在新兴国家中传播遇到困难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涉及这些国家面临的客观上的问题。它们带着古老的技术和社会制度进入历史的新一页,并且深为科学技术革命的光明和力量所吸引。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些国家关注于政体的是它的技术方面的形象:在这种政体形象中,权威的行政机构占统治地位,政治组织是为了从事人类和社会工程而设计出来的。

然而,几乎在每一个例子中,虽然程度有所不同,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领袖在采用强权的政体形式时,都会接受某些变通和冒险。虽然他们并不能充分理解民主政体和不同公民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但他们都倾向于承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在于表现了对人道政体的追求。在描述这些国家情形的特点时,我们还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些领袖为科学技术所吸引,而且迫不

的手段,这是事实。不过,他们毕竟也是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产物,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宁可温和地对待这些文化。

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成为解答上述疑难的尝试之一。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的文化,而是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英国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这种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在英国的发展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与传统之间一连串接触的结果——这种接触的尖锐程度足以引起意义重大的变革,但又不是如此尖锐或强烈,以至于造成崩溃或两极分化。部分原因是它具有岛国的屏障,使得进入国家统一和专制主义时代的英国比欧洲大陆更能容忍贵族的、地方的和社团的自治。走向世俗化的第一步是脱离罗马教廷以及开始容忍宗教的多样化;第二步是出现了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商人阶级,并且王室和贵族也卷入到贸易和商业的冒险以及斤斤计较之中。

在农村拥有牢固的势力而独占一方的贵族,勇敢无畏的新教徒,还有富有而自信的商人——这些人构成的力量把封建的传统转变成为内阁制传统,使英国得以走过专制主义时代而没有破坏它的多元性。于是,英国带着精英们的政治文化走入了工业革命。这种政治文化使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能够容纳社会结构显著而急速的变革,却没有与传统发生严重的脱节。贵族辉格党人(Whigs)发现,有可能与新教徒商人和工业家结成联盟,以建立议会至上和代议制原则。而传统的贵族和君主势力也充分地汲取这种公民文化,从而与世俗势力争夺民众的支持,并且的确缓和了后

者的理性主义,并教导他们热爱和尊重神圣的国家和古老的制度。

结果出现的就是第三种文化,它既非传统的亦非现代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文化。随着这种公民文化的确立,工人阶级得以进入政治舞台,并且在尝试和失败的过程中,找到了表达他们的要求的语言以及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多样性和一致性相结合、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相结合的文化中,英国民主政治的结构得以发展:议会制和代议制,有凝聚力的政党,负责任的和中立的行政机构,彼此合作又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自治和中立的传播媒介。英国的议会制度包括了传统和现代两种势力,政党制则将其合而为一。行政机构转而听命于新的政治势力。政党、利益团体和中立的传播媒介还不断地与社区中松散的利益团体和基层的沟通渠道交织在一起。

我们集中阐述英国的经历,是因为英国历史说明了公民文化产生的全部过程。而公民文化在美国和其他“老英联邦”(Old Commonwealth)国家的发展则发轫于几次重大战役获胜之后。实际上,在19世纪,民主的文化和基础结构在美国的发展要比在英国来得更为迅速,更加明显。因为美国是一个新的、迅速扩展的社会,来自传统制度的阻碍相对来说较少。虽然基本情况相似,但是英国和美国公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有些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两国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不同。

6 至于欧洲大陆国家,情形则比较复杂。虽然其形态在诸多方

面与英国和美国有所不同,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国家、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和瑞士(Switzerland)看来还是形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以及协调和妥协的实际做法。在法国、联邦德国(原文 Germany,指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俗称西德。以下均译作“联邦德国”。——译者注)及意大利,现代化趋势与传统势力之间的接触似乎太剧烈,太难以协调,因而还未能形成导致政治妥协的共同的文化和公民文化还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民主的基础结构也尚未形成。

可见,公民文化和开放的政体代表着西方伟大而又有问题的赠礼。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已经不再是她独有的财富,二者正在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摧毁和改变那里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开放的政体和公民文化——一项以人道和保守的方式处理社会变迁和参与的人类发明——是否也能够推而广之呢?

当我们考虑到开放的政体和公民文化起源的时候,尤其是想到在西方的一些地区有没有这两个因素还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为两种情绪或者其中一种的受害者。首先,是对一种过程的神秘感或者敬畏感:这是一个在地球表面只不过占一小块地方的人,糊里糊涂地摸索以人道和理性驯服暴力,并将它改变为能反映所有人利益的建设性工具的一个过程。既然如此神秘,那么它便是一种外国人无法想象的独特文化遗产。其次,是悲观主义情绪,它似乎已经取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民主的乐观主义心情。一整套如此脆弱、如此复杂、如此微妙的制度和态度,怎么可能移植到它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外?或者说,在这个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淹没,传统和社会,甚至生命本身都面临灭顶之灾的世